



明文授讀卷之十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

選授

門人

張錫珩

校讀

解說釋

香灰解

楊爵

予復下獄半載為丙午年三月初七日晨旦東廠使
邏者來覘即予臥側以殘輓藉囚板上相與偶坐者
久之獄中穢氣鬱蒸久在內者習不自知從外乍進
則臭不可堪乃以棒香一莖插坐前輓縫中焚之須
臾香盡灰不散宛如一完香焉予取而懸諸壁上至

第五日猶未散。因思其故。爲作解以散之。夫是物也。其將中抱憾。積憤凝滯于此。而有不釋然耶。抑焚猶未焚。而托此以爲永久耶。二者雖有間焉。而其精誠感致則一也。遭世乖變。人定勝天。卽一物之微。而其用之所措。固有幸不幸焉耳。蓋賓筵廣設。幄錦幃羅。庖翟薦德。恪舉殊儀。叶五和切音哦上肅環冕。下列笙歌。君臣交慶。委佩鳴珂。旅語之際。嘉謀孔多。聞善卽聽。若決江河。王鞅下降。枯槁滂沱。雍容揖遜。永息干戈。上安下順。宇內冲和。則唐虞三代之境界也。燒異薰以

昭明德。固已有之。舍彼其處。而來焚吾獄中焉。此何等氣象也。墜櫳掩戶。日影不通。塵留負鼠。隙引汚風。一息淹淹。百慮忡忡。其與吾環列而偕坐者。不過三五囚徒。東西南北。偶此相逢。或十三四齡。口尚乳臭之豎子。或八九十歲。鬚眉皓然之老翁。身披帶索。首冒飛蓬。額感氣喪。肌削腸空。縱蓄百金。一動卽窮。荷校滅耳。罪彼不聰。手梏足械。膿白血紅。俯就坎窞。仰叫穹窿。使聞之者皺眉。見之者戚恫。甚至不能爲心。則閉目掩耳。佯爲瞽聵。爾來焚此。可謂擇地擇人。

之未審。忽于所入而謬于所從者矣。久而不化。疑有神明。類彼志士之死。不瞑。嗚呼。其劉忠愍耶。抑周蹟山浦竹塘耶。不死正寢。死此福堂。名垂不朽。同彼霄壤。與我國家爲龍爲光。雖然。陵谷有時而變遷。金石亦至于消泐。故凡合氣成質。寓形宇內而爲人爲物者。終歸于盡。天地如此其大也。古今如此其遠也。其孰不蕩爲灰塵而揚爲飄風乎。爾其欲外消息盈虛之常道。觀反復無窮之世變。以後天而終乎。是固無此理也。吾爲爾摩散之。再拜而祝之曰。匪人焚爾。惟爾自焚。爾不馨香與物。常存煨以烈火。騰爲烟氤。上而不下。聚而不分。直衝霄漢。變爲奇雲。餘香不斷。苾苾芬芬。龍逢比干。相與爲群。爾宜自慊。胡爲云云。理無二致。吾以喻人事。苟可死。何憚殺身。願爾速化。歸彼蒼旻。樂天委運。還爾之真。拜起。悽愴。雙淚盈襟。嗚呼。易化者一時之形。難化者萬世之心。形化而心終不化。吾其何時焉。與爾乎得一相尋也。

明儒學案傳畧楊爵字伯修號斛山陝之富平人
幼貧苦挾冊躬耕爲兒所累繫獄上書邑令辭意

激烈令異之曰此奇士也出而加禮登嘉靖己丑
進士爲御史奏言今日致危亂五事逮詔獄窮治
死而復甦在獄中與錢緒山劉晴川周訥溪講學
不輟又與楊椒山共在韓苑洛之門人稱爲韓門
二楊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謚忠介

問社解

郭造卿

古者立社之意其見於經傳詳矣周自武王勝商班
其社於諸侯魯有兩社一曰周社一曰亳社哀公四
年亳社災故公問焉則所當對者有三觀夫莊公如
齊曹翽舉成典而說之曰非先王之訓所以使之尊
也社自勾龍氏後其制詳于周禮魯有社以來則自
有成事可述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以不
得專土地示以有尊也春秋譏遂事惡大夫之政也
定公盟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大夫要諸侯盟

于社其遂事亦甚矣。若斯則在所諫焉。君不能保社稷，至以社爲廟屏，屋其上而不得通陽，棧其下而不得通陰，尸亦以刑官爲之，戒其爲社稷僇也。若諸侯之社，則王者能變置之。魯國至哀，社稷旣危矣。亳社之災，况爲國亡社哉。此則當咎其旣往而使之監戒焉者也。宰我不知乎此，乃以土宜木爲對。夫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各社不皆松柏與栗也。古者尚書亡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夫亦不必以各代論矣。且

栗使民戰栗，而松而柏何取邪。此皆妄對而夫子不辨之者，以其昧乎大義，而惜其不能爲社稷重，乃以松以柏以栗，且云使民戰栗何哉。若其戰栗之言，不過謂民致敬于社，而戰兢齊栗之云，非取戮人于社之義，乃謂啓時君殺伐之心，蓋亦幾于深文者也。且謂其言已出不可復救，則責之曰旣往不咎可也。答問之間，未必成事。若旣成矣，又言未成而遂者何哉。歿之臣子于君父言諫，未聞師與弟子稱諫者也。聖人之言，吾決其不然也。况彼八佾雍徹之類，事之成

而乃說之、既與之五秉矣、既使門人爲臣矣、而皆說之何邪、伐顓臾、旅泰山、皆事之遂成者、又何必使之救之止之也、爲季氏聚斂者、鳴鼓以攻之、使爲費宰者、而斥其賊夫人之子、奚不以既往而獨咎之如此哉、

先夫子曰、造卿字建初、閩之福唐人名、僅籍太學

而知交遍天下、長于經濟、其言鑿鑿可用

百家私記建初

萬曆時人、其文爲海嶽山房稿

爲物不貳解

沈懋孝

往者寤思聖真、雅論一貫之道、曰一者何也、誠也、誠者是心之真、必其終始無間、純乎天心、更無所二之之謂一、此非聖人不能、自聖人下、皆有以二之者、而心不純、不純故不一、不一若之、何其能貫也、友朋間或以忠恕卽一貫相詰難、反之此心、似未灑然、姑應之曰、吾人因此心、未純乎天、與聖人隔、故從事忠恕、去其所爲隔之者、忠恕下學事、何當便爲一貫乎、夫亦論其理如是、而他日見孔子論終身可行、曰必也

明文按讀 卷之三
恕乎。只一恕字。夫既終身可行矣。又何不貫之。有此
余舊日之見。猶在然與非然之間。欲如曾子與言下
一唯便豁如也。豈可得哉。歸來山間久。一夕忽悟。爲
物不貳之指。歎曰。吾乃今知昭昭者卽爲天。撮土者
卽爲地。卷石者卽爲山。勺水者卽爲水。此卽是真體。
卽是本來元物。無二物也。子不見牖中之天光。與長
空萬里有貳物乎。盎中之塊土。與方輿九域有貳物
乎。拾片璧而崑玉之罔在握矣。吸滴水而半天之霖
沛如矣。然則現前之心。孰非聖人之心乎。聖人俯聽

衆人。正爲心樣。一如芻蕘。可佐聖人。元來寸矩合轍。
故愛牛一念卽可及四海。徐行一念卽可格天下。本
來無欠。性體自圓。天機天明。不須停待。以私則
爲二物。出之以誠。本無二物。天地聖人與吾日用之
常心。一絲不隔。自信則得之矣。世儒好立峻其說。層
累其功。以爲必如天不已。如聖德之純。乃可謂之一
正。不知此不已者何物。只此面前物是不已。純者又
何物。只此面前物是純。人自雜之。其體本純也。人自
間之。其體本不已也。天只一光明地。只一凝厚山。只

一常峙、水只一常流、人心只一天真、一覺卽覺、不後
濯自清明、一復卽復、不磨礪、自光燦、前念不是爲桀、
後念正平爲堯、前念詐欺爲跖、後念公博爲舜、今日
爲士、明日爲聖人、終始卽如此而已、操之一掬、不曾
少、極之塞天地、不爲多、吾乃知聖人之道、易行易守、
如此之簡、向來淆樊乎聞見書冊間者、良可笑也、若
夫入之之久、自然通徹、便是聖境、譬則登泰岱者焉、
由山麓至絕巔、步步皆實地、無一步可以凌虛之處、
卽身在飛雲寥廓外、所見與入山之初、何異哉、遊者
自遠、遠卽在近、卑者漸高、高不離卑、愈平愈峻、始終
一物而已、

其見解當得之龍溪

性說

毛愷

古今之言性者何不一也。孟軻氏則以善言矣。蓋信諸四端發見者之真也。然人固有殘忍無耻，爭奪昏昧者之不可訓矣。而槩謂善也可乎。荀卿氏則以惡言矣。蓋疑諸刻意尚行者之僞也。然人固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非外鑠矣。而槩謂惡也可乎。楊雄氏則又以善惡混言矣。蓋取孟荀氏之言，而兩端以持之也。然人固有生而岐嶷神明在，傳不煩與夫聲若豺狼必滅厥宗者矣。而槩謂善惡混也可乎。是皆見

其偏而未覩其全，得乎此而且遺乎彼，均之非所以語夫性之大通也。語性之大通者，莫孔子若。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斯其大通之論也乎？夫上智焉者，是孟氏所謂善者也。夫上智之于善也，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雖欲移而之惡，有不可得者。故虞舜罔變于頑嚚，神禹弗渝于伯鯨，何也？原未嘗稟有惡氣耳。下愚焉者，是荀氏所謂惡者也。夫下愚之于惡也，如荆棘之必刺，如烏附之必毒，雖欲移而之善，有不可得者。故朱均莫化于

堯舜，管蔡自絕于周公，何也？原未嘗稟有善氣耳。相近也者，是楊氏所謂混者也。蓋自其善也，若可以言上智矣，而容有不善以混之，是故林惕于孺子之入井，而或不能無內交，要譽于其親友之私，自其不善也，若可以言下愚矣，而容有善以混之，是故爲不善于閭居矣，而或不能不著善于君子之見。蓋其游氣紛擾，剛柔摩盪，得之者固非純善，亦非純不善。苟始也習之未嘗，則其性體之相去，善惡不甚懸絕。固中人之大較也。是孔子蓋嘗兼三子而大通以言之矣。

若性果無別也。孔子將曰：性相同也，習相異也。寧當遠近云之乎？或曰：吾聞之，性者萬物之一原，是故途之人可以舜禹，愚不肖之夫婦可以知能。信子言也。然則彼將非歟？曰：奚爲其非也？孔子他日不又云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斯尤論性者之宗也。蓋自繼之而言，道之翕極方施，靜極方動，將有所流行，賦予而尚未著于人物，則其體之虛朗、清通、冲然粹然，殆邵子所謂一陽初動，萬物未生，玄酒太音，希聲淡味，斯但可以言善而未可以言性。

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者。是也。比其有所賦予，或成而人，或成而物，則囿于稟屬于體質，氣有清有濁，質有純有駁。于是乎有得其至清至純而爲上智之善者矣，有得其至濁至駁而爲下愚之惡者矣。又有得其清濁純駁之交錯而爲善惡相近之混者矣。殆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中焉而止，斯則始可以言性，而不可復以善槩言之矣。故曰：善固謂之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是也。是知善也者以言乎其繼也，雖無查滓之可議，而

實所以始乎其成。性也者，以言乎其成也。雖有氣質之可見，而實所以終乎其繼。然則昔人所謂可舜可禹可知，可能而爲一源焉者，將非卽其已成，而邈其始繼者言之乎？奚爲其非也？譬之雨與水然，陰氣油然，布濩周密，陽氣上升，鬱無所洩，則薰蒸津潤，沛而下施，是名曰雨。觀其清通之體，猶夫始繼之善，蓋不可以渾濁言也。及夫在地也，或滯之靜深之淵焉，或注之泥沙之澗焉，或積之糞土之渠焉，始迺稱名曰水，而不可仍曰雨矣。惟其爲水也，故在渠者視澗爲

濁，在澗者視淵爲渾，唯淵之清爲不失雨之本體耳。雖然，渠之濁也，以糞土也；澗之渾也，以泥沙也。而其各得夫雨之清通之體，固在也。自非至汙澄之汰之，與淵無異。故曰：用力敏勇則疾清，由是言之，水不可以復言雨，而舍雨則無可以爲水性。不可以槩言善，而舍善則無可以爲性。奚爲其非也？子盍觀之易乎？夫易之有六十四卦也，以類萬物之情者也。今姑卽其卦畫之陰陽類善惡而言之，六畫純陽名卦曰乾，求諸其類，蓋上智也。善者也。六畫純陰名卦曰坤，求

諸其類蓋下愚也。惡者也。然純陽之卦無二，乾焉純陰之卦無二，坤焉。以是知豈惟堯舜之上智曠世不一見，卽楊食我之下愚亦絕無而僅有者。若夫卦之或陽多而陰少，或陰多而陽少，或陰與陽也各居其半，數蓋六十二焉。寧非中人之善惡混而相近者衆乎。夫惟中人者衆也，是故聖人之教立焉。蓋上智不待教，下愚不率教，而中人者可善可惡者也。教也者，所以去其惡而反之善者也。人能緣教習之，自強不息，將隨其陽畫所成之多寡，而各得以復其所繼之

純全，就其所復之陽畫而言，雖成章分限小大或殊，然卽一畫固與純乾之六畫本體無二也。故曰及其成功一也。茲聖人立教之本意也。宋儒言性宗孟氏以爲是天地之性也，而復出夫氣質之性以補其所不及焉。不知凡所謂性，便已屬之氣質，氣質之外更無所謂性者。若特屬之天地，則懸虛無所于附麗，烏得而性之哉。且孟氏之所善也，率自上智言之也。故必稱堯舜，堯舜以下未必純善而無惡，則固皆善惡相近而混者也。惟相近而混也，是故可以言善矣。而

或容有不善者以雜之于內，雖或雜之以不善，而其成性之根，諸始繼之善者，渾然固自如也。猶夫六十有二之卦焉，奇畫之陽，雖不能不間之以偶畫之陰，而奇陽之畫，卒未嘗因夫陰畫之間而少有所虧變，自其未嘗有少變之陽，卽如剝之上九焉，猶爲不食之果，而舜禹無間于途人，知能可與夫婦者，此也。然亦非卦之外，別有所謂陽畫云爾。斯孟氏言善之旨也。特其直指陽畫專言之，而陰畫則置弗一及焉，是無怪乎諸子之論紛如也。求其不詭于孔子庶幾焉者，吾竊有取夫昌黎三品之說，乃世之論文者，推原道而不及原性，毋亦玩其華而忘其實也耶。

先夫子曰：愷字達和，號介山，江山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刑部尚書。益端簡文，多言學達意而止。

詩說

孫慎行

余讀詩于古今忼慨湮鬱之際愴焉感也二雅曰我
瞻四方蹙蹙靡逞危時也曰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維
彼不順自獨俾臧指之切也曰皇父卿士艷妻煽處
諸番馭蹶踣之倫無不具指于名無敢一隱也至曰
家父作誦以究王誦卽于已名不敢隱也夫子錄詩
顧皆特有取者當是時先聖之澤未衰而正氣尚完
上無誹謗之誅下無婞激之嫌不忌不阿而讜議出
焉古所謂詩史詩諫者也迨其後有欲射諫臣者有

欲立法監謗者、而道路且相目莫敢言、卽忝離大夫、其言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隱諷云耳、而二雅之章熄矣、如是則主縱臣諛、將何選不可、故曰詩亾然後春秋作、蓋言直亾也、直道之行也、家自爲詩、直道之亾也、聖獨爲經、其褒揚少、而貶絕多、至斧鉞凜于無窮者、豈非詩之大義耶、或者謂南山桑柔等、非詩之正也、夫文王曰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告君者不切而至耶、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君自憂者不更迫耶、稱詩者顧云溫柔敦厚、何

也、夫溫柔詩之小心也、所謂怨誹不亂者也、憂其危、不忍諱其詞、而冀一遷改焉、是所以爲敦厚、若謂溫柔者不必抗顏、無乃悞乎、若以保姦忍惡爲敦厚、澆也、滋甚、繼詩而作者、無如騷、其愛君憂國、與詩人不二也、然其言敢愁思展轉、而不敢抗厲、至託菀蕭蘭艾見意、斯已婉矣、終爲羣小所構、自沉汨羅、夫家父不聞以直誅、而靈均何至以婉廢也、班固評原曰、露才揚已、憤懣不容、沉江而死、噫、謂原憤懣則曩家父、諸人更以何名耶、甚矣固不知原也、且不知詩夫原、

明文校訂 卷之三
廢而直道不信于暗君固譏而直道不信于後之人
且不信于士君子魏晉來作者代不絕皆騁于浮藻
其盛者鳴獨得瀟然間遠不關世也杜甫元白所作
諸詩誌天寶后禍敗之因皆道之事後非規之事前
然千載誦歌其致能令人可涕可思歎歎而不忍什
者何也此亦直之未亾于人心也乃今學士家顧羞
莊言喜卮語唯靡靡之貌嗚呼風之流也公忠少而
遜全之術多苟以與世靡靡無害而止者豈獨詩云
爾哉

物形說

李賢

萬物之形不出方圓二者然草木鳥獸之類由天生
者其形圓惟器用室宇之類由人爲者方圓兼之大
抵出於自然者未有不圓而方者反是蓋圓之出於
自然者以有理爲之主也理卽太極假使有形無不
圓者故周子爲圖以示人亦必圓其形焉或謂天圓
而地方地豈不出于自然乎曰以地爲方者據其平
言之也殊不知天包乎地地如卵黃蓋亦未嘗不隨
天而圓其形焉且紙牕之隙初無圓者日來射之其

影必圓蓋亦隨日之形耳水波之靜雖日平焉以物
投之其紋必圓蓋一生水水亦隨天之形耳以類而
推之莫不皆然于以見造化之知矣

先夫子曰原德鄧州人宣德癸丑進士天順初大
學士贈太師謚文達古穰相業可觀文亦詳密止
以一峯一疏誦之為可惜也

聖人制樂裁成說

瞿九思

至哉聖人之作樂也聖人見天地有中氣有中聲而
吾人往往非不及卽太過不能得中且聖人豈惟欲
盡人性其彌綸參贊意必使飛潛動植之物性皆盡
然後聖性始盡而此飛潛動植其性旣未必盡皆得
中而又皆屬於物不可以馴而致於是乃一舉託之
於樂取具土為磬為塤為缶此欲以盡土之性取具
金為鑪為鐘為鐃為鐸此欲以盡金之性取具
木為簫管為箎籥為柷敔此欲以盡木之性取具匏

爲笙簧、此欲以盡草之性、琴瑟笙簫必象鳳、此欲以盡鳥之性、敵必象虎、此欲以盡獸之性、笛必象龍、此欲以象鱗之性、盈天地間凡賦有形質、若天者喬者、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傍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若外骨內骨、卻行反行、連行紆行、如考工記所載、不知凡幾、聖人豈能一一取之、惟取之一鳳爲簫、一虎爲敵、被之中和律呂以吹之、擊之、而天下鳥獸之性命自正、惟取之一竹爲管、一匏爲笙、一木爲祝、被之中和律呂以吹

之擊之、而天下草木之性命自正、特水火有形無質、聖人無他奇策、可施裁成、然八音非水火莫能就、卽聖樂所裁成、亦曷嘗未裁及水火哉、且日月雲雷佐天爲政、皆聖人所嚴事、而及其作樂、乃至以其象制爲器、或以其象繪於器、此豈得已、聖人亦欲借天道以扶掖元聲元氣、卽聖人亦豈不憂彗孛飛流暈珥、冠璫之足以妨吾太和、而一切欲以裁成施之、今其樂堂上歌、堂下舞、則已盡乎人、或取之鳥獸、或取之草木、或取之金木土、則已盡乎物、而推其究、又至以

日月雲雷爲藻飾，則已盡乎天。聖人曰：彼草木，卽無知。彼鳥獸，卽塊然一物。吾業已被之律，彼其音，惡得不正。及其一搏拊一吹擊，而出於鳥獸草木殘質者，無不中宮商而諧韶濩。聖人又將曰：彼塊然無知者，猶若是，而又何況於人，則豈不爲交相正之雅道乎哉。夫盈天地間氣而已矣。既有氣，斯有聲。吾秉此氣，天地萬物亦秉此氣。是天地萬物固時時與我交，而我亦時時與天地萬物交。天地與萬物與我，固交相渾融爲一氣一聲者也。天地無戾氣，無淫聲，第恐人

以戾氣淫聲相爲感名，卽天地亦未必太和。故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此其機在於心，而裁成輔相，則亦在於氣。氣正則音正，音正則天地之和應之。不然，聖人設教，何不但以樂求端於心，乃必曰：某編鐘磬幾尺幾寸，某鐘甬銑幾寸幾分，某琴瑟絃幾十幾絲，某律幾十幾黍，以某象天，以某象地，而徒區區於此聲音象數之末爲哉。夫樂最神而禮則滯。故樂記謂禮從地而樂從天。何者，方其陳樂於堂，簫則鳳也，敔則虎也，琴則木也。

石則土也。皆可得而辨也。及其既奏，則絲竹金石合爲一聲。草木鳥獸合爲一物。察之而莫得其端，辨之而莫得其跡。然後知天下之最渾融者，莫過於聲音。聖人欲渾天地，幽明草木鳥獸爲一體，而莫得其策。於是一舉而收之。於樂，彼簫非真鳳也，遂非真龍也。敵非真虎也，猶可言也。蓋至琴瑟而忍於採按，昆蟲之蠶於舞而忍于拔摘，飛鳥之翟于鞀鼓而忍于搏擊，走獸之牛魚鱉之龜，而聖人亦不謂傷害惻隱者。亦惟其并包者大，而必如此方愈足以成就聖人之仁。况日月雲雷在天，鳥獸魚鱉昆蟲草木在地，皆散在四方，與聖人頗相隔越，而聖人乃借樂以一舉而盡收於堂上。堂下使吾得時，時與天地萬物相爲茂對，相爲感通。是聖人此併包宇宙之一念，旣已植爲樂本，又安得不仁覆天下。令太和元氣長在聖人宇宙間也哉。

先夫子曰：瞿九思，字睿夫，湖廣黃梅人。萬曆癸酉，舉人以攻縣令，繫獄。晚徵爲翰林，待詔博學。精于律易，其文縱橫不可羈勒。

周幽厲王謚說

黃鳳翔

周幽厲王之得謚，其嗣君則宣王靖平王宜曰也。厲王嗜利崇奸，使衛巫監謗，道路以目。至於失國出奔，幽王嬖愛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卒殪於申侯犬戎之難。其得惡謚宜也。顧不云子爲父隱，直在其中乎。宋儒尹彥明爲之說曰：謚法最公。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爲謚，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胡仁仲則曰：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如畫筆寫神，必欲其肖，甚矣哉。二子之迂也。周公制謚法，固曰大行受大名，細行

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豈謂褒貶勸懲之權，可
以施諸君父。惟後世侯王之以篡弑終者，則惡謚加
焉。魯桓弑息姑，謚之曰隱。楚平弑虔，謚之曰靈。宇文
化及弑楊廣，謚之曰煬。彼惟其仇之故，醜之。且三君
之子不得嗣也，幽厲之子王矣，而蒙惡謚特甚。論者
遂謂嗣王尸之而實非也。在禮賤不誅，貴幼不誅，長
惟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非禮也。此其義甚明。
漢儒強傅益之曰：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
揚善，故禮之南郊稱天以誅，明不得欺天也。此二氏

之說所自來也。夫挾宥莫測之天，以揚君父之惡，
豈臣子所忍爲哉。二嗣王之所遭，不獲已也。以厲王
暴虐，國人畔而襲之，圍召公之家，欲殺所匿太子靖，
召公出其子代焉，僅乃得脫。卽宣王嗣立，廩廩若馭
朽履冰，顧能曲諱於先王，重輿情之疑二乎。是名周
二公爲宗社計至深，非宣王意也。幽王死，驪山下，國
祚如綫，秦晉鄭衛率兵逐犬戎，存王室，而坐視申侯
之首難，置若罔聞，宜曰東遷，猶於母家寄命，奈其父
謚何哉。蓋周自康王以後，昭王南巡而不還，穆王西

征而荒服不至，迨于幽厲，祖孫世濟，凶德於是乎黔。黎離叛，戎狄交侵，體統遂日以凌夷。當二王嗣世之日，奉几筵而薦廟號，不惟奪于公議，亦且扼於時變。其情雖有所弗忍，而勢實有所難遂耳。假令晏然無事，而以已意為之，入廟趨踰，焄蒿陟降，目睹祝史陳詞，駿奔在列，而醜惡之謚，宜揚于其間，譬則噀爾而與之食，在天之靈，豈其歆享與？念及此，必有跼蹐不寧者。吾故謂二嗣王之不獲已而持論者之迂也。然則騶孟氏之說，非與孟氏之意，蓋謂社稷無常奉，善

惡有定評，凡以天下恣睢者，既罹禍敗于其身，復遺

惡名于後世，即孝子慈孫，不能以天子之尊，奪閭閻

之口，庶令覆轍知鑒，居高思危，不敢一日肆于民上

耳。若尹氏胡氏所云，鑿其指矣。夫善善惡惡，天道也。

親親尊尊，亦天道也。奈何其以彼廢此，漢唐而下，其

君如幽厲者，何代蔑有，而不為貶謚，或取節，或溢美。

其羣臣議之，嗣君主之，後世亦不以為譏。夫謚美非

也，取節焉，如漢武帝，唐玄宗可也。又或委曲掩覆，如

晉惠宋徽，姑以昭示臣民，傳播可也。倘至情國

體有不容直遂者，亦古今達道乎？繇孟氏之說，可以垂暴君之戒，繇吾之說，可以存臣子愛敬之心。尹、二氏之迂論，可置而弗存矣。

先夫子書田亭草鳳翔聞之晉江人官至禮部尚

書其碑版質無文采小品有致

百家私記公字鳴周別字儀廷隆慶

戊辰進士年六十謚文簡事母至孝與鄒忠介公相友善

諸曹佞臺諫說

顧大章

天下無不佞臺諫也，而六曹之奏議為甚，吾欲正言之而不可也。聊借昔言為喻，以資談者之據焉。昔人道旁餓殍，曰何不食肉糜。聞蝦蟆鳴，問曰為官乎？為私乎？左右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此兩言者，卽今世愚癩之人，猶將隨人而笑之，愚以為斯言也。特不出於臺諫耳。使其出於臺諫，則六曹亦將覆請而行矣。試擬肉糜之覆疏，必曰：米穀雖歉，肉食頗豐。

愚民不食，自取僵餓。某官之議，深裨荒政，所當亟爲宣布者也。曹之屬呈之，曹之長署之，無何得旨而報可矣。蝦蟆之覆疏，必曰：官私地產，分界截然。官地蝦蟆宜令着籍，其在私地亦須科取。某官之議，裕國惠民，所當著爲令甲者也。曹之屬呈之，曹之長署之，無何得旨而報可矣。設又有一臺諫具疏而駁之，則又調停其說以覆曰：前某所議，具出苦心，及見某疏，更爲精覈，今議畜多處，並依前例。如偶缺乏，合勅有司別作區處。官地蝦蟆，委難悉記，姑着籍，第禁屠良毋

得竊捕他如原議，所當永爲遵守者也。曹之屬呈之，曹之長署之，無何又得旨而報可矣。如是則曹之屬爲能其長爲賢而宰相爲無罪，不然皆咎之徒也。客聞而咤曰：是何異趙高之欺二世乎？曰：何可比也。高之爲鹿馬也，二世左右猶有言鹿者，高能中言鹿者以罪，而不能得其始之一詞於馬也。今臺諫之所謂馬，則舉朝之臣無敢有知其鹿者矣。歸以告其家，夢以噬其口，必皆曰：是誠馬也。向幾誤以爲鹿，嗚呼！臺諫之氣，其服人如此，豈不更烈於趙高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萊窩說

并序

劉基

萊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為文，而恒弗得暇。今年予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為工部主事，因戲作萊窩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犁眉公謂東門子賒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既夷既壤，俯壕為溝，倚城為墉，籓以枳林，緯以蘘場，是蓋比如束鍼，鋌若攢鎗，蛇蝎不能求其縫罅，虻蟥不

能爲之穴隙也，何不墾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爲之池，分北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何爲乎築陋室于其中，塹糞土以爲壁，茨以腐茅，蟻蝮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鼯鼠爲主客。平明出門，不馬不車，不羸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朋命徒，左踰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坐視殷賑之腴，索爲蓬藿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棗栗，穰橙鄧橘，李梨莫鬱，秦杏周漆，柿桃奈棗，瓊容琰質，椅桐栝栢，堅纘有瑟，桂椒莫櫟，吐芳靜穢，木瓜

榲柎，藟藟葛芴，叢蔓輻輳，彼孳此茁，或庸其材，或以其實，或黃如金，或赤如日，翹蕭遠條，可蜂以蜜，克勤厥營，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穿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畝之宅，牆下栽桑，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口體不充，人皆子嗤，子曷不悽，東門子賁聽之，愀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於公，吾將以藝稷黍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五畝爲宅矣，則

所美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飢也。抑將以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懸吾釜而俟爨也。抑且爲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畸耳，貸力於人，何日成乎？不可以嘆吾肱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鬻焉，尚庶幾哉可也。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焉。蔬也者，疏也。食梁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采而食，梁肉者疏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于溪南之圃人，得膏土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牯一，犝二，鋤其萊蕪，

芟去奧蕨，拔其芟，杜阜翳籜而施之。甯井於其四隅，建桔槔焉。潄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培或滋，或叢或竒，灌溉攸宜。或耘或耔，疎稠比稀，慈穉舉肥，根莖實莢，各隨其時。羅之離離，檻之菲菲，未浹旬月，而東門氏之童，色澤如也，貌懌如也。窺其園，則鬱鬱芊芊，入其門，則盎然春溫，有酒盈尊。他日犁眉公過焉，東門子賤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坐於吾廬，而爲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賤曰：公能悉

引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蓄蓄必有濟。故植之以
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而底高也。故植之
以菘。菘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芎藭。慮窮者必
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莘莘
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頌其芳而茹
其英。可以旨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
理。安得不悠然而永懷。怡然而自喜哉。夫吾廬寓也。
不足以延長者。而長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
曰萊窩。願公爲吾誌之。犁眉公大悅。遂旅其菜。酌其
酒。書其言而去。

先夫子曰伯溫青田人官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
謚文成凡讖緯前知之事世多駕之伯溫然觀其
爲方氏所仇羈管欲自殺門人密里沙抱持得不
死向使前知後日之佐命必不走此計無復之之
路故知西湖雲起舉酒大言一切皆傳會瞽說耳
伯溫之文潔淨而未底于精微其言天下文章宋
濂第一基次之張孟兼又次之亦言之太易將置
趙東山胡長山輩于何地乎

觀陶說

邵寶

子觀于景德之陶，歷羣工所咸造焉。客或歎曰：吁！陶之爲器，其難矣哉！方其取土於山，猶夫石也。確而粉之，澄之以水，濾之以渠，浥之以甕，和之以漿，始可以揉而規之。又必削其未整焉，因以壞者什一，磨其未澤焉，壞者什二，潤之以膏，飾之以采，內諸火而出焉。壞者什伍，其幸不壞者，豐隙疵玷，又什之三。蓋自始規而至成器，以獻于尚膳，其不得與焉者多矣。然取土而昇者若干人，確者若干人，澄者濾者浥者和

而操者削者磨者潤且飾者納諸火者各若干人凡越工者十而后器斯得其成也其獻之上不過備一御耳爲之如是其難而用之不以爲異是可歎也邵子曰是誠難矣雖然吾猶以爲易也夫取土而制其質澄濾浥和而後就規刮磨潤飾而後就火苟不壞者皆成器矣器而獻之不過三月則離山野而薦諸郊廟陳諸宮寢祭祀享燕實與有用焉斯亦異矣視其爲之之難亦何負哉乃若君子之修身以待用者材以爲土學以爲碓戒以爲澄省以爲濾從義以爲浥力行以爲和循禮以爲規研精以爲刮師友以爲磨出詞以爲潤表儀以爲采自試而徵之以去其疵隙玷壘近者十年遠者三四十年曾不得望君門而效用焉甚或終其身於山野其視夫陶也又何如耶竇方陶於人才知其難焉故陶吾猶以爲易也客起而謝曰吾聞萬室不足於一陶今乃知其難若是雖然器猶末也請著以爲說俾用才者知焉

虎銜魚說

張舍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衆氓失恩、則虎銜魚矣。禹
山子曰、奚翅魚乎、奚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蒙
邇停都見漁石公、喟謂蒙云、前之廿歲、監司鮮以賅
著、近鮮以不賅著、方嶽滋倍焉。况銅章名實皆銅墨、
綬名實皆墨、鄒下無譏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
偶影之操也。監司而賅、殆六珈而較者也。方嶽而賅、
殆翟服而嫪者也。銅墨而賅、殆十金中饋而奔也。蒙
復於公曰、昔者之賅、鑽穴踰牆、今也之賅、連闥洞房、

昔也之效。叔孫儁如今也之效。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昧。惟恐人知。今茲之昧。惟恐人不知。昧非美名。曷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何爲來哉。由此觀之。虎溪。遊。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百家私記張含字愈光號禹山永昌人父志淳南京戶部侍郎舉鄉試下第遂不講選年八十餘與楊升菴同學共交至厚

尋瞳使者說

顧大韶

烏有先生好奕。每晨起對客手談。必夜分乃寐。終歲未嘗厭。然恒苦黑子易罄。輒市以益之。不旬日輒復罄。似有物盜之者。還視白子。則宛然無恙也。先生怪之。比夜篝火帳中。以俟。良久聞棋局上索索有聲。亟取火照之。則見數小鬼。方共攫取黑子。先生叱曰。是汝耶。盜吾棋者。鬼謝曰。先生勿怖我。我冥君所遣。尋瞳使者也。先生乃改容而問曰。何謂尋瞳使者。使者對曰。先生不覩夫入之目乎。眉綴其端。睫衛其表。非

骨非肉、黑白了了、此目之形也。若夫物態橫前、膠膠擾擾、暗者自盲、明者自瞭、此目之神也。其能察蒼素、辨異同、規大小、準卑崇、分嫩慝、別苦工、俯瞰淵泉、仰燭蒼穹者、萬人之中、唯三四公耳。凡夫昏昏默默、若蔽若蒙、倒上爲下、迕西爲東、有其具而無其用、有其數而無其功、則皆是物之爲也。先生笑曰：誕哉！使者之言。夫天有兩曜、人有雙眸、外與家接、中與心謀、聖愚所共、誰劣誰優、息則作哲、匪目之郵。且夫大冶、鑄其何弗穀、舉世光明、云何弗淑、乃俾羣愚、豐其鄙

屋、使者之言、令我心覆。使者曰：先生見其一、未見其二。謂造化之至仁、而不知鬼神之以人爲戲也。昔者鴻濛好事、幻成天地、萬物假形、男女分位、賤者爲隸、貴者爲帝、蠢者爲癡、靈者爲智、殊塗各歸、百慮億致、或甲喜而乙恚、或此妖而彼瑞、施厲交譏、筵楹互議、口若沸羹、訟若委積、自妍而謂人媿、自醒而謂人醉、此皆是物之纍纍、故紛如其多、僞獨有離朱與重瞳、恒掩口而睨視、蓋唯明暗之參雜、適以昭宇內之大備也。向如先生之言、責大冶之鼓鑄、耀舉世于光明、

則夫六合之內、可使鑑斯照而砥斯平、三王奚勤于
誓誥、五霸何爭于血盟、老聃豈好譚乎道德、而仲尼
胡爲遑遑乎列國之坻、且使蘇張無所掉其舌、左史
無所措其筆、蚩尤之兵不試、荆聶之頸不刳、羿莽不
彙于廟堂、而顏閔不田于蓬華、王嬙不委于氍穹、而
嫫母不登于牀第、寥寥乎今古之間、長曠然其若一。
又烏在天地之變化、而人事之多術也哉。使者之詞
未竟、烏有先生下床再拜稽首曰、微使者、吾無所聞
至言、吾嘗笑世人之拙目而不悉造物之巧心也。無
何天將曙、使者盡傾其黑子以去、顧謂先生曰、慎無
泄吾言、泄吾言亦將以是物更先生之目、先生謝不
敢、故甚秘其事、間以語子墨客卿、客卿退而志之。

裁衣者說

周容

崇禎初京師尚恬熙也共矜體貌有厲成者以裁衣名著非赫然右職不能得其一日暇然指未嘗拈箴紉云每旦携剪以出羣工隨之至一家必請見主人而後下剪剪如風生剪已指一工曰若爲之出又至一家亦如是以次畢晚乃收羣工之值半羣工安焉曰非若剪不適主人體若此十餘年資以裕乃借例參選得司庫官帶將就道羣工醵錢是餞酒酣合座起曰衣非翁剪莫當意是必有道向固不敢請也今

翁已就仕版矣敢以請于是成乃曰予固未嘗爲冗員外僚治衣也治必右職右職各有體不止修短肥瘠間也須審其資衆曰何資曰官資衆愕然成曰凡人初登右職其氣盛盛則體仰衣須前羸于後久之漸平矣又久之心營遷擢思下人衣乃前殺于後故衣之適體在審官資之淺深資之淺深卽觀其人之俯仰予能一見而知之也衆皆悅服獨一年少者起曰近日人情多意外者吾鄉有初登右職未習也意自下已而得勢遂生驕是與翁言反矣且人不自爲

體矣以所接之人之體爲體今日而接當塗衣宜前殺後羸明日而接冷曹衣宜前羸後殺或一日而當塗與冷曹先後接焉衣將奈何或一座而冷曹與當塗參伍接焉衣又將奈何翁雖神於剪亦將窮矣厲成大笑曰若言是也予猶是行古之道也予行矣不可以宜于時矣周子聞之曰厲成善用剪而年少善用尺不特以度衣也能以度人厲成司庫彼可司銓思二人言則知當日京師右職求端其躬正其禮使裁衣者守其剪尺而無所短長其間者不一二見也

世事安得不有今日哉于是述之為裁衣者說

張錫琨記周容號鄧山別號巖堂鄧人自幼穎異為諸生有盛名鼎革初浮海急知已之難受刑跋足隱居不為進取計遊于縉紳之間以筆墨自給倏而依阿倏而傲慢常使酒罵座又善哭叫號之聲驚動鄰里蓋不得志而猖狂自恣者縉紳間多重其書法鄧山自許謂字不如文文不如詩詩不如畫與雪汀叔父友善過予家直幹上無葉下無根但書天下事俱以不了為妙在出人意表為快耳晚年盡刪其酬應之作有春酒堂詩文集藏于家其詩情真氣厚稟酌風雅卓然自成一家人多傳誦之文集絕少縉本梨洲先生嘗覓之而不得近從友人處得文十餘首按其裁衣者說燈蘭賦與其論詩論字書藝苑金針亦已和盤托出因為補入惜乎未窺其全也

馬弔說

李鄴嗣

馬弔說者起于天啟時以四人相角用俗所鬪紙牌

宋江四十葉而以法行之其縱橫取舍之間形格勢

禁各有深意于論罰更嚴謂之馬弔者言此戲人得

二桌為本今勝家上五桌而三家適各一桌其狀如

馬立而弔其一足也吳中士大夫嗜此戲者至忘寢

食漸行于京師其例不同都下謂之京弔吳中謂之

吳弔好事者發其妙撰為馬弔十三篇客有問余者

曰此戲取勝甚多何獨舉馬弔且于十字門最尊百

老何也余未有以應之旣而喟然曰嘻嗟乎此亡國之兆也弘光之敗成于馬士英永曆之敗成于馬吉翔馬氏用而國亡故豫弔之也且馬弔爲之香爐脚折足之象也京弔吳弔並行言南北俱可哀也然馬士英不用阮大鍼國未亡而百老則諸盜中之阮小五也百老雖爲人滅尚可待壽言大鍼雖名在逆案而其餘威尚張也尊之爲老者言大鍼在關孽四百餘人中其才獨爲之魁也百老冠進賢側首者言大鍼始進不以正也百老膝按一人頭者言大鍼能橫

殺人也其上尚有紅萬千生而百老獨貴言大鍼得用則其才非君相所可制也小五兄小二弟小七言大鍼兄事士英弟畜諸小爲一門並進故弟七號曰聽用而其兄二稱立地大歲言日家畏太歲不可犯而及暮則退舍今士英驟當國一歲而亡也小五亦曰天罪星兄天劍弟天敗言士英持太阿使諸小敗壞國家而禍俱本于大鍼罪實通于天也且其戲起自天啟時值閹黨大喪國家正氣遂釀劇盜蠡起至國用盡耗而亡故始萬萬貫而極于空無文焉國欲

不亡得乎傳曰三月無君則弔已蚤知有甲申三月之禍也客爲愀然曰嘻誠如君言吾曹奈何習此亡國之戲乎遂相與毀其譜焚其葉戒不復角且命余著爲說以傳諸吳中士大夫酷嗜此戲者

百家私記先生諱文亂字鄴嗣今以字行別號果堂崇禎間諸生鼎革以來絕意進取有果堂文鈔詩鈔行世詳載先夫子南雷文定中墓誌

琴釋

胡翰

媯仲子學琴於東峴之叟三日而鈞絃七日而成章不習者踰月而幾於忘矣客有造者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吾見仲子之琴徹矣亦有故乎仲子曰無故也吾聞清角者天子之琴也號鐘者諸侯之琴也皆古之制也未之能詳焉吾嘗以今之琴攬而醜之撥之於古其制有曰八尺六寸正度者有曰七尺二寸者又有法四時五行長四尺五寸者又有象三百六旬有六日爲朞之數者代有不同孰

從而準之。五弦宮商角徵羽。大絃寬而溫，小絃清廉而不亂。故宮爲首，商次之，角又次之，徵羽又次之。未有以宮居中央，商張右旁，小大相次，不失其序。如漢儒所傳者，習而不察，孰從而正之？五絃之外爲少宮，文王所加也。少宮之外爲少商，武王所加也。未有爲文王操，能去武聲，不以少商應大絃。如唐人所論者，此又弗察也。謂之變音可也。音止爲五，加二爲七。蔡邕益之爲九弦，孫登損之爲一弦。由一衍之爲二，儀由十倍之爲二十者，有之以爲好事者之過，而二十

七弦之離，周已具矣。此別出變音也。故名曰後世。迭爲損益，蓋不知其非正也。漢去古近，史遷所載當時之制，豈不由周人之舊乎？桓譚蔡邕可謂好古矣。未聞有取於瑟也。歷數百年而至唐，楊收奮其獨見之言，以折安況生之徒，而在邕亦未之有及也。以史遷桓譚蔡邕楊收之博物通類，猶不能正之。後世孰取法焉？况聲音之別，有經有緯，有從其製，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其妙窮本極幽，得之心者不可喻，以言得之手者不可傳。以譜得之天者，人不與力焉。求

其如成連師曠師襄師文者益又遠矣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聲生焉今夫高厓巨壑原源所出淙然而鳴沛然而決澎湃沓沓放乎江河之間澗乎春容而自得及其遇大舉批大窾怒而相射回旋相薄大者碎然小者徑然聽不可極若若神物憑之而莫測此非水石之聲也邪鴻蒙廣莫之野噫氣鼓之或穆而清或淒而厲八方蕩摩其變也霅然外陰閉而內陽欲出二氣未分若與敵遇轟然動乎九地輻而磕磕颯然而天雨此非風霆之聲也邪奮至德之光合生氣之序剛而不怒柔而不懾擘緩而不肆幽深而不怨不播不石不噍殺不恣懣其情深其文明其氣也盛其化也神洋洋颯颯乎非風非霆非水非石此何聲也惡得而寫諸客竦而聽俯而乍卑俶而退仲子援琴而歌曰高山之巍兮悲子之無儀兮去之

流水之蕩兮曾不濡我裳兮去之

乎

明文授讀卷之十三終

明文授讀卷之十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垞
百家校讀

頌贊箴銘

平江漢頌

宋濂

天命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軍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髻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飭修蒙衝。

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群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逭于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群臣曰都于是右丞臣達叅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

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胄禡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驚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舟師爲千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鉤波濤起立飛光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己丑焚僞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

右夾擊殺士卒無筭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

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資金繒有差臣稽在

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于赤壁符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于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無光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鎗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爲詞頌一通以

流鴻績于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天眷有德，實爲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旄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旣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讎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蟻。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旣剪刈，僵骸覆江。游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闔胡不然，復豕而陞。翹其蠱臂，當吾車轍。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罄爾誠。搖光

在中夷，則之月。禡牙江濱，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

其發。紀律精明，颯火奮激。旟旐揚揚，

漢江切

雙將將

矛戈洸洸，鎧冑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旣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藜駁，星流火戟。虐燄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欖桅湊颿，筍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旣褫，扶創而逸。聚于湖奧，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

千。艦。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
僕。姑。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顛。仆。若。枯。柳。大。慙。旣。除。
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
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俞。哉。
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飢。予。哺。
昔。何。昏。迷。今。始。撤。葑。奏。凱。而。旋。騎。吹。鬱。搖。形。于。樂。歌。
節。以。獨。饒。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
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歎。或。謠。有。聲。嘖。嘖。干。戈。相。尋。
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笑。惟。皇。神。武。動。則。克。之。
群。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
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卽。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
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
洎。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况。茲。之。功。俊。偉。赫。熹。
揆。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
并。獻。臣。臆。三。代。以。還。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蕃薯頌

何喬遠

度閩海西南有呂宋國、國度海而西爲西洋、多產金
銀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國金銀皆轉載于此、以
通商故、閩人多賈呂宋焉、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而
是不待種植、夷人率取食之、其莖葉蔓生、如瓜萋黃
精山藥山蕷之屬、而潤澤可食、或者煮或磨爲粉、其根
如山藥山蕷、如蹲鴟者、其皮薄而朱、可去皮食、亦可
屬食之、可熟食、亦可生食、亦可釀爲酒、生食如食葛、
熟食色如蜜、其味如熟葶薺、生貯之有蜜氣、香聞室

中夷人雖蔓生不訾省然恠而不與中國人中國人
截取其蔓只許狹小蓋中以來于是入吾閩十餘年
矣其蔓雖萎翦插種之下地數日卽榮故可挾而來
也其初入吾閩時值吾閩饑得是而人足一歲其種
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崗皆可以長糞治之則
加大天雨根益奮滿卽大旱不糞治亦不失徑寸圍
泉人鬻之斤不直一錢二斤而可飽矣于是耄耆童
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饑焉得充多焉而不傷
下至雞犬皆食之于是何子開鏡石山房樹陰之隙
地而種焉而爲之頌曰不需天澤不冀人工能守困
者也不爭肥壤能守讓者也無根而生久不枯萎能
守氣者也予向行江北天大旱五穀不登民食艸木
之實无厭今乃佐五穀能助仁者也可以粉可以爲
酒可祭可賓能助禮者也莖葉皆無可棄其直甚輕
其飽易充能助儉者也耄耆食之而不患哽噎能養
老者也童孺食之止其啼能慈幼者也行道鬻乞之
人食之能平等者也下至雞犬能及物者也其于士
君子也以代匱焉所以固其廉以廣施焉所以助其

惠而諸德備矣、而吾邑梁肉之家、猶駭焉而不敢食、食之則謂同于寔與賤、于是何子掘而出之、浴之清泉、薦之潔鼎、乘之陶匏、沃以濁酒、而爲之歌曰、令珠而如沙、人以之彈鵲、令金而如泥、人以之塗、獲令朱薯而如玉山之禾、瑤池之桃、人以之爲不死之大藥、雖則不死、藥不足佐五穀、吾亦不忍其禾、玉山桃、瑤池、獨從羽人于丹丘、坐眎下界之人、瘁饑啾啾、而不得一嚼、

思舊錄何喬遠字穉孝號匪莪閩人崇禎時爲南司空四方名士多歸之九日大會于鳳凰臺分韻賦詩所著有萬曆集固一代之作手也錢牧齋以其所纂國史命名名山藏訾之此蓋不敢以私史竄國史何可非也

陸象山像贊

趙汭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自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溟滓生贊

有序

宋濂

溟滓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郤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

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于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算繇聲音起、生神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旣成、去隱宣歙間、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于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晝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卽吐、吐卽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

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日、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日、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會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廈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恠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晞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會樓、聞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

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爲？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䟽不問淺深，輒訕駁以爲樂。及論後天，則尊義畫爲經，彖爻繫辭爲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烏名使者來徵吾及傅立，立當過予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

所謂山姓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曆
一髓、星野指南、象喻、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
今猶聞傳于世、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乎玄
黃、昔我素王、韋編三絕、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叅我
腴、九師襄之、我苞我晶、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暄而
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于
百原、超神冲漠、凝于晝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
匪厓、我陟其顛、莫深匪淵、我瀹其泉、簡材以昇、非隱

弗傳、有真者冢、卒昭以宣、或得其肅、載神于言、炎炎
宋籙、維其訖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肯祥見徵、土髮
亂矣、明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驚、尚其息矣、維生
之知、中如沸羹、彼惛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
孔多、我山我河、我川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
瑟又和、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旐央央、我車麗麗、
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穢、流血沃沃、海氛方殷、
其何能目、人有恒言、風雨漂搖、夏宇障之、涉于大川、
烝徒楫之、楫副宇橈、子子焉依、國武斯墜、不知攸戒、

日隕弗升、雖晝作夜、鴉舞于林、鬼瞰于舍、孰投是艱、
曾莫之艾、乃怒乃驚、乃瞻乃行、乃趣死于真、瞻生之
爲、胡乃神以著、徵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
于數、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旣泯、數亦不類、激贊
于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
何今、

自記云、余自幼卽見長老談溟滓生事、近見李淦
性學及戚光子實所造文、又知生爲詳、以生之精
藝如此、而修宋史者不列之、方技傳中、殊可恨也。
故予愍之、特序之、又傷易道之微、激而贊之、惜乎
予文蕪陋、不能永生也、然予情亦至矣、

黃氏三壽圖贊

有序

方孝孺

余少聞近古致治之主，惟漢之文帝最賢，求其本紀所載，殊無甚異之事，而太史遷獨稱其時老年六七十翁，未識至城市，游遨嬉戲如小兒狀，以爲極盛，心嘗疑之，謂此何足見其盛乎？後遊四方，海內經大亂之餘，風俗益偷，垂髻之童，輒往來郡邑，用智巧相欺，給然後慨然思文帝之時，信不可及，追惟其盛，未嘗不歎其難遇也。間竊自解，以爲唐虞三代固未易及，至若文帝仁厚之主，有志于治

者皆可庶幾效之。安知不復遇乎。昔年遊婺，聞浦陽黃氏兄弟三人者，合食以居，至老不出閭巷，心甚慕之。今年至其家，三老人者出迎，鬚髯頽白，冠裳如畫，行步踈踈可數，默然若不能爲辭。余私念史遷之所稱者，其謂是乎。天下自此殆將治矣。治亂之來，雖由于天，而實係乎俗。便捷巧佞之俗成，其流必至于亂；忠厚朴愿之俗成，治之漸也。當文帝時，漢興三十載矣，故其俗之盛如此。今國朝之興，方一紀而東南遠邑之間，已有若三老人者，使

越一世之後，安知不如遷之所稱乎。然則三老人者，君子于其身觀國俗焉，所繫豈小哉。其鄉之好事者，繪而爲圖，而請余贊。贊之固宜也。雖然，使天下之人皆若三老人者，余之志伊周之志于是而見也。謂三老人爲異而贊之者，非余之志也。贊曰：俗之澆淳，視乎斯民。治亂之原，非天伊人。世之方亂，民喪厥德，詐譖機巧，胥援以溺。維治之符，俗厚人龐。厥風旣成，邦國以昌。元亂旣弭，殆臻于理。曷占其端，視諸黃氏。維黃世族，爲婺望家。爵位非崇，其德孔華。

恃德而驕，德則日墮，弗居其名，福祿攸躋，懿茲黃氏，有伯有季，既錫之富，又賚之齒，人豈不富，僅以貴名，孰能與夷，咸以善稱，人之耆艾，集于一身，疇得乎天，施及弟昆，伯氏持觴，維仲之授，季也夔夔，以敬以豆，其服豈華，斯帛斯絺，食匪云珍，于以療飢，孰不能言，我弗出口，一其敬誠，樂有壽考，凡爾孫子，曷不是程，以革其漓，以揚休聲，豈惟爾家，宜俗之導，孰能旌之，四方是效。

三箴

祝允明

余以禍福非聖哲所趨避，然有自名之者，蓋亦有其機矣。士之機多由三者，心筆舌也。因各爲之箴。

心

倏然而人，智賢聖神，而與天地均，非斯曷存，倏然而物，姦宄盜賊，而作萬物騰，非斯曷出，人用斯殺我，我亦用斯殺人，以逮其身，人不可察而我可戒，戒之哉，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心。

舌

倏然而譽仁賢智儒而游揚誕乎非斯曷居、倏然而毀暴慢倍鄙而憎遠罪棄非斯曷起、蔑用斯殺予、予亦用斯殺蔑以偕其孽、蔑不可察而予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舌、

筆

倏然而褒華袞立朝而炙竹耿昭非斯曷操、倏然而貶象服黥臉而流污刀簡非斯曷典、物用斯殺已、已亦用斯殺物以并其譎物不可察而已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筆、

石鐘山銘

有序

楊守陳

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鐘尚矣後魏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也而唐李渤非之謂如其說則瀕流庶峰皆可貫以斯名蓋潭際雙石叩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是石鐘也而宋蘇軾非之謂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何獨此以鐘名蓋山下皆石穴微波入之聲噌吰如鐘鼓中流大石空中多竅與風水吞吐有窾坎鞀鞳之聲嘗觀察而得其實故是酈矣而周必大又

謂上鐘石高四尺下鐘石濶丈餘叩之皆響若鐘
磬他石則否復是李馮余謂波間衆竅其豐山之
自鳴者乎潭際雙石其宋左師之每擊者乎是皆
可謂鐘也然瀕流庶峰其下響若鐘者蓋鮮石之
高大而叩之函胡清越如兩鐘石者亦安得所在
皆是且山之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筆之類亦豈
必爲天下獨然後名哉助名山者其舟而察諸波
間耶果屐而叩諸潭際耶抑若大寧之山嘗有巨
戒之石大鏞而今已爲波淪之九鼎火焚之崑玉

耶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見耳聞而可臆斷其有
無蘇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見耳聞而言猶不能定
于一余固不敢臆斷區區一山名何損益于天
下亦無足深辨者聞之故老我太祖高皇帝伐僞
漢陳友諒時駐師湖口嘗登是山旣而大捷友諒
殪焉時群敵惟友諒實彊難克肆勞六飛躬駕後
戡四方皆指授將帥勢如破竹然則湖口之捷實
天下之基也方登山時廟算先定聖謨孔神高陟
遠覽之頃固已空七澤而奄八荒矣抑或山靈水

伯變草木爲甲、兵驅龍魚爲蹕、警以張皇、威助聖武、
耶凡山川獲一賢貴登臨以名于世皆可謂幸。而
是山乃蒙玉趾親臨。龍顏寵顧。一岑一壑。至今猶
有輝耀。何幸尚焉。古之人睹河洛則思禹功。往在
元季。微我高祖。民其殲矣。今四海內外百年之間。
庶職恬逸。萬民乂和。雖群動庶植。猶勝于亂世之
烝黎者。皆高祖戡定輯寧之勞。而列聖紹述。煦
嫗之澤也。凡登是山者。左顧彭蠡。右瞻金陵。江漢
之心。其可已哉。兵部正郎王尚忠嘗讀書于山之
佛閣。問屬余言。故爲之銘。俾鑲諸崖石。用告來者。
舍其細而懷其大。云銘曰。

楚有巨浸。漫五百里。曰鄱陽湖。蓋古彭蠡。陽鳥攸居。
禹貢肇紀。其委之窮。或扼其衝。有山特起。巉巖穹窿。
水經載之。其名石鐘。往在元季。有梟橫厲。江漢之間。
雲擾麻沸。崇岡震驚。汜可小惕。天命聖武。舟師徂征。
矛戟百萬。鷗馳霆鉤。烈火西耀。煌煌赤城。虜劔而逋。
峽之湖口。乃躋兩鐘。以望九有。鸞旗前登。羽衛擁後。
猿麋群鴉。魚騰鳥將。雲霞增耀。木石焜煌。天覽電矚。

已空荆湘玉輅方降捷音沸騰矢激酋殪厥衆角崩
或者草木奮爲甲兵四方群敵茲虜惟劇一鼓殲之
餘何庸力席卷萬邦拯其焚溺永康兆民垂億萬世
峻德穹勳惟天其至謂天蓋高曷足與儷山有巨石
舊銘禹功苔蝕蘚剝有光流虹相古勳業亦銘鼎鐘
于皇聖明式配神禹宜偕厥銘以耀終古厲我臣民
無忘烈祖

書齋銘并序

歸有光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
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
春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春生居無
中庭以衢爲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
爲買賣者熟舊地目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
已乃爲藩籬衷以修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閔然
每至深夜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
而又失之耳也項春生日余聞朱文公欲于羅浮

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丘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况天悶地藏神區鬼與邪其亦不可謂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西丘巨海東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春遊者今遙望者幾年矣尚不得一至卽今欲稍離市塵去之尋丈不可得者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于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爲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山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春生日書齋可以市塵市塵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余居于喧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于外不靜于心余茲是懼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于神聖

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性海波自清火熱水濡
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
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日之畏尖
荆棘滿室厥恐惴惴危堦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
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
形穢心忸矧伊同胞舉目可惻籬籬已多去之何適
皇風旣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
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先夫子曰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南苕今上美詩永

震川之文一往情深故于冷淡之中自然轉折無
窮一味寡兀雄健之氣都無所用也其言爲文以
六經爲根本遷固歐曾爲波瀾聖人復起不易斯
言今之耳食者便欲以震川爲根本愈求而愈不
似矣私記震川嘉靖庚丁舉人八上春官至乙丑
成進士歷長興知縣順德通判王弇州晚歲
贊震川像曰千載有公繼韓
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

明文授讀卷之十四終

明文授讀卷之十四終



味芹堂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Vertical text in the upper right section of the page.

Vertical text in the middle right section of the page.

Vertical text in the lower right section of the page.

Vertical text in the bottom right section of the page.

Vertical text in the bottom middle section of the page.

Vertical text in the bottom left section of the page.

Vertical text in the bottom left section of the page.

Vertical text in the bottom left section of the page.

Vertical text in the bottom left section of the page.



